



名家百味文库
华文出版社

梁遇春 著

醉中

梦

话



没有年轻人相信他将来会死，这是我兄弟的话，真是一句妙语。年轻人总觉他是能够长生不老，这情绪就可以赔偿我们一切的苦痛。青春时期的人可以说是个神仙。一半的光阴固然是用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有另一半预备着给我们用，包含了无穷的宝贝，因为我们不能够划清一条线，说下半生那寸截止，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



名家百味文库

梁遇春 著

醉中梦话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中梦话/梁遇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3

(名家百味文库)

ISBN 7-5075-0708-4

I. 醉… II. 梁…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010 号

醉 中 梦 话

著 者: 梁遇春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惠军
封面设计: 李书英
装帧设计: 赵培合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927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708-4/I·199
定 价: 15.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编者说明

这套《名家百味文库》，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随笔之类。首次推出的第一辑（共 11 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学术观念、文艺观念等方面，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有的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

还应该说明的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人名等方

面，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为尊重原著，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



梁遇春，福建福州人，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他一生创作的三十多篇风格独特的散文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译著达二十多种，尤以《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成就巨大，成为当时青年爱不释手的文学读物，风靡一时。主要著作有《春醪集》、《泪与笑》、《梁遇春散文集》等。“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

33296/51

名家百味文库

醉中梦话

目 录

《春醪集》序	(1)
讲演	(3)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 (一)	(8)
醉中梦话 (一)	(14)
“还我头来”及其他	(21)
人死观	(28)
查理斯·兰姆评传	(35)
文学与人生	(52)
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	(63)
茄力克的日记	(66)
《再论五位当代的诗人》	(68)
《金室诗集》	(71)
《东方诗选》	(73)
《人生艺术 (蔼力斯作品的精华)》 ..	(76)
《变态心理学大纲》	(79)

名家百味文库

醉中梦话

新传记文学谈	(82)
《从孔子到门肯》	(86)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 (二)	(88)
文艺杂话	(92)
醉中梦话 (二)	(96)
谈“流浪汉”	(109)
“春潮”一刻值千金	(125)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131)
泪与笑	(137)
天真与经验	(141)
途中	(146)
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	(154)
观火	(160)
破晓	(165)
救火夫	(170)
她走了	(176)
苦笑	(179)
坟	(182)
猫狗	(185)
这么一回事	(188)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192)
毋忘草	(197)
黑暗	(201)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207)
善言	(211)

名家百味文库

醉中梦话

Kissing the Fire (吻火)	(213)
第二度的青春	(215)
亚密厄尔的飞莱茵	(218)
又是一年春草绿	(225)
春雨	(229)
Giles Lytton Stacey (1880—1932)	
.....	(234)
论麻雀及扑克	(250)

《春醪集》序

那是三年前一个夏天，我正在北大一院图书馆里，很无聊地翻阅《洛阳伽蓝记》，偶然看到底下这一段：

刘白堕善醉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青州刺史毛鸿宾赏酒之薄，路逢劫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

我读了这几句话，想出许多感慨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是偷饮了春醪，所以醉中做出许多好梦，但是正当我们梦得有趣时候，命运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样匆匆地把我们带上衰老同坟墓之途。这的确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是安排好了，我们还是陶醉在人生里，幻出些红霞般的好梦罢，何苦睁着眼睛，垂头叹气地过日子呢？所以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

惭愧得很。我没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情，醉中只

是说几句梦话。这本集子就是我这四年来醉梦的生涯所留下惟一的影子。我知道这十几篇东西是还没有成熟的作品，不过有些同醉的人们看着或者会为之莞尔，我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如此。

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罢。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

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夜于真茹。

讲 演

“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

“不错，去不去？”

“吓！我不是个‘智识欲’极旺的青年，这么大风——就是无风，我也不愿意去的。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你来了，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讲得自然不对，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喝喝茶，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点吧。”

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泡茶。打发清楚后，他又继续着说：

“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做《平等阁笔

记》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Carlyle 这老头子在 Sartor Resartus 中《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一章里头，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自然不会爱听讲演。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一点也不失望，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这就是一个 Haeckel 的《宇宙之谜》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哦！现在又要上课了，我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炉边念书。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就是打瞌睡，坐着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总不明白。若说到‘民国讲演史’，那是更有趣了。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杜先生曾到敝处过，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也曾亲耳听过，亲眼看过。印象现在已模糊了，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砖头，打球，……后来我们校长以‘君子不重则不威’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我们那时一面听讲，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校长的新马褂，教育厅长的脸

孔，杜先生的衣服……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 How we think，跟着罗素来了，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罗素去了，杜里舒又来。中国近来，文化进步得真快，讲演得真热闹，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有十册演讲录。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凡我青年，无不蒙庇。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太戈尔来京时，我也到真光去听。他的声音是很美妙。可惜我们（至少我个人）都只了解他的音乐，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

“自杜先生来华后，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沒去听的，所以我送他一个‘听讲博士’的绰号，他的‘智识欲’真同火焰山一样的热烈。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他这样下去，还怕不博学得同哥德、斯忒林堡一样。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他自然都去听了。他听有‘中国工会问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中外戏剧的比较’，‘中国宪法问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辞，你一看就明白了。他怕人家记得不对，每回要亲身去听，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模仿的，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迟睡早起，茶饭无心，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我们坐洋车赶去听，只恐太迟了，老是

催车夫快走，车夫固然是汗流浹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好，到了，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找位子，招呼朋友，忙了一阵，才鸦雀无声地听讲。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宪法，人生观，戏剧，教育的智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讲完了，人又波涛浪涌地挤出来。若使在这当儿，把所听的也挤出来，那就糟糕了。？

“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这种 Public - lecture - mania 是一种 Yankee - disease。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一种开会，听讲，说笑话的民族，加拿大文学家 Stephen Leacock 在他的 My Discovery of England 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 Lecture 当作一回事，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今日无妨同你一讲。请你别告诉人。我想真要得智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这样才能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至于 Swift 的厌课程，Gibbon 在自传里骂教授，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

他讲到这里，人也倦了，就停一下，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茶也冷了，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

“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

“一行只管一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不要离题跑

野马，还是谈讲演吧，我前二天看 McDougall 的《群众心理》，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爱群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干脆一句话，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你看他的话对不对？”

他忽然跳起，抓起帽和围巾就走，一面说道：

“糟！我还有一位朋友，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我跑来这儿谈天，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

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

秋心：

在我这种懒散心情之下，居然呵开冻砚，拿起那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动的笔，来写这封长信；无非是因为你是要半年才有封信。现在信来了，我若使又迟延好久才复，或者一搁起来就忘记去了；将来恐怕真成个音信渺茫，生死莫知了。

来信你告诉我你起先对她怎样钟情想由同她互爱中得点人生的慰藉，她本来是何等的温柔，后来又如何变成铁石心人，同你现在衰颓的生活，悲观的态度。整整写了二十张十二行的信纸，我看了非常高兴。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想因为我自己没有爱人，所以看别人丢了爱人，就现出卑鄙的笑容来，若使你对我能够有这样的见解，你就不写这封悱恻动人的长信给我了。我真有可以高兴的理由。在这万分寂寞一个人坐在炉边的時候，几千里外来了一封八年前老朋友的信，痛快地暴露他心中最深一层的秘密，推心